

上海的窗口
窗口的上海

家住龙华

隧道贯通的一天

金融界的故事

为毛泽东“说话”
我陪妈妈去烧香

安得一小灶披间

海上男子汉征婚

闲人的滋味

上海人

一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说界》编辑部编

上海人一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左 泥

封面设计：王志佳

上海人一日(1989—1990)

赵彦、余秋雨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48,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5,200册

ISBN 7-5321-0750-7/I·597 定价：5.40元

登记证号：(沪)103

序

陈至立

一口气读完这本集子，真没想到这一篇篇记叙一日之事的短文竟如此吸引人，如此引人入胜。从这本集子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上海人民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深深感受到上海这东方大都市雄伟豪迈的前进步伐。

听《小说界》编辑部的同志说，这次征文不仅来稿踊跃，而且作者面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这本身就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广阔深厚。的确，这一篇篇日记犹如一个个摄影镜头，记录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历史足迹，也犹如一个个优美的旋律，汇成了上海都市雄壮的交响曲。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上海的变化和成就，前进中的困难和艰辛；也反映了上海人民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征文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岗位，记叙的都是他们生活中最值得记载、最有意义的一天，因此这些日记汇成了上海人民的日记。要了解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和上海人民，真是该读一读这本集子。

我喜欢日记作者们真诚、坦白、朴实的写作风格，它使人感到清新、亲切。许多作者坦诚地打开自己的心扉，真实地展示

自己的奋斗、思考、困惑和期望，作品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充满人间真情。这样的作品必定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引发人们深深的思考，催促人们奋发上进。我相信，生活在上海和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看了这本集子后，心中一定会更强烈地荡漾着这样一种情感：我爱上海！

我真诚地向一切关心上海的人们推荐这本集子。

1990.10.14

目 录

序	陈至立	1
---------	-----	---

一等奖

大学报到的一天	赵 彦	1
家住龙华	余秋雨	6

二等奖

闲人的滋味	金 琦	10
司机咏叹调	李溪溪	15
一江之隔	唐鲁峰	19
人称我们是“棚虫”	曹 雷	24
信任	许锦根	29

三等奖

寻找舍布棋沟岩画	宋耀良	34
难得一个星期天	高宗智	39
我陪妈妈去烧香	曹金兴	43
隧道贯通的一天	钱达仁	48
在于双戈执行死刑的日子	杨一字	52

安得一小灶披间	沙叶新	56
西出阳关	隋心惠	59
桥	丁永明	64
敬老日	陈玉焘	69
秋晨	梁谷音	74

荣誉奖

浦东行	汪道涵	78
一天	谢希德	82
访科技村	刘振元	85
在美军上校家作客	陈 沂	89
我的家务	张瑞芳	95
龙年必定吉利吗?	谢丽娟	99
松鹤长春百岁情	吴若安	103

难忘的十月四日	尹明华	107
导演手记	史蜀君	111
在铃木盒饭公司——东京采访录一页	任大霖	117
一天的生意	祝子平	122
艰难的日出	张瑞发	126
求医记	赵丽宏	131
金融界的故事	刘金宝	136
晚报新闻值班室	崔以琳	141
高校毕业生招聘见闻	罗 洁	146
心事	李伦新	150

发言，在人民大会堂	陆景云	154
重到太平山下	秦瘦鸥	158
远在天涯倍思亲	王周生	161
忏悔的日子	曹正文	167
家门的开放	叶永烈	172
今晚不演戏	孙徐春	177
闪亮的窗口	史中兴	181
从零突破	庄 泳	186
我在里昂国际博览会上	吴永林	190
在纽约采访的最后一天	孙泽敏	195
救死扶伤又一天	王恒润	200
“父母官”，孺子牛	陈 炜	204
我们的婚礼——写给我们未来的孩子	叶荣臻	朱贤芬 207
第一次进京	潘寿根	211
上任	朱 东	215
阳光下的开阔地带	徐 芳	218
周末	朱晓琳	222
有朋自远方来	李 涛	226
菜乡土地的儿子	曹弼忠	230
团圆	夏德润	235
初二大雾夜	陈伯玉	239
我是中国人！	瞿世镜	243
假日的收获	邬健庄	247

寻求答案——一个公安局长的蹲点摘记

.....	刘文龙	251
京剧，我的第二艺术生命	张德林	255
卖笋衣的黄山妹子	余 之	259
星期天我们在巴黎	顾行伟	264
戏唱三国的大年初一	吕瑞英	268
讲故事	顾也鲁	272
期待，这一个黄昏	张士放	275
人间自有真情在	彭祖基	279
交通法规，生命之友啊	郑国棠	283
贤内助发火记	包昌善	288
为毛泽东“说话”	程 之	293
哪来那么多气？	蔚 兰	298
东渡参赛的南开女排	焦金铎	302
走在雾中	王汉芳	306
笑的苦恼与欢愉	陈圣来	310
为海上男子汉征婚	金希章	314
人比雀儿累	邓伟志	319
在国宾下榻处	陈 幸	324
但愿明天星光更加灿烂	许朋乐	328
我过教师节	吴小丽	333
有限生命无限爱	支希钧 戚 燕	337
今天星期四	刘小芬	342
后记		346

大学报到的一天

赵 彦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万物在黑暗中沉入梦乡,而我却不能睡去,心底总有一个兴奋的声音在低唱:“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了!”

枕边手表的“噉噉”声告诉我时间在一秒秒地逝去,但却不肯替我请出朝阳。我从不知道,夜竟是如此的漫长。窗外,一切都是宁静的,只有微微的风撩起窗帘……

迷糊中,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小芳,快起来,都8点了!”一下子,我睁开了眼,房间里早已是阳光匝地了。匆匆,我跳下了床,忙不迭地收拾起来。胡乱抹了把脸,梳了两下头发,扒了几口饭,不大的家里只看到我旋风似地穿梭。妈妈让我稳着点。稳点?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云层上,还怎么稳得住!要知道,今天,1989年的9月20日。我要去大学报到了。

晨风骀荡中,我和妈妈出发了。初秋的天是清爽的,我是得意而骄傲的。总觉得人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真想对着天空大声地呼喊:“我是交大的学生了!”回头看看妈妈,虽然依旧保持着中年人的稳重,脸上却有着遮不住的从心底流出的喜悦。

望着妈妈日渐老去而今重又容光焕发的脸庞，我深深地了解了妈妈那份喜悦的真正含义。

妈妈5岁那年，外公便去世了，好强的外婆孑然一身把妈妈和阿姨、舅舅带大，一个个送进学校。懂事的妈妈发奋地学习，成为市三女中的优秀学生、闻名弄堂的“才女”。然而，命运却是如此的捉弄人，外婆猝然而逝了，为了弟妹，18岁的妈妈不得已退了学，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邻居们叹息，老师们惋惜，而妈妈的心中仍然存着希望，希望有一天她还能走进大学。可是，又有谁知道，一夜之间，知识竟成了一切罪恶的根源，崇信知识的人们成了牛鬼蛇神，大学的校门紧紧关闭了。残酷的现实在妈妈那通向梦幻的道路上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岁月无情，当妈妈不再年轻，她便把她的梦、她的理想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我进的小学校，正是妈妈当年读过的学校，20年过去了，可一些老师仍记着妈妈这位高材生，不忘妈妈留给他们的美好印象，和妈妈一样把当年的希望寄予了我。

今天，我终于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了，妈妈怎么能不兴奋？瞧，陪我一起去报到的路上，妈妈的脚步是那么的轻快。

交大本部离家不远，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包兆龙图书馆脚下。以往，每当我路过它时，总会凝眸驻足而浮想联翩。今天，我终于堂堂正正地站在它面前，仰望那融入蓝天的白色身躯，那在阳光下灼灼闪光的金色大字依然使人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从今以后，这神圣的科学殿堂将向我敞开，浩淼的知识海洋将任我遨游，想到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拥拥挤挤、推推搡搡地，我们登上了去闵行的校车，学校的新校区设在闵行，离市区挺远的，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汽车逃脱了嘈杂和喧嚣，投入那泥土的芬芳中，一段时间

后,又缓缓驶进了一片建筑群中。白的,红的,黄的楼房,点缀在莽莽绿野之中,暖暖的色调为这曾经荒寂的地方平添了一分温馨,雪白的校园大道一直延伸着,延伸到视野的尽头,路边俏立的樟树和微笑的美人蕉似乎在迎接来自四方的新主人。这儿,是名闻海内外的高等学府,“工程师的摇篮”。这儿,也是我即将生活四年的地方,终于来到了向往中的地方,我的心中不无感慨。有谁知道,为了走入大学,为了寻求知识,那些即将跨入而尚在大学校门外的中学生经受的是怎样的千辛万苦。当别人躲着朝阳尚在酣睡,我们已在朗读英语;当别人游乐晚归,我们还在背诵诗文;当别人在旋转的彩灯下疯狂歌舞,我们却仍在求解难题。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们早已是食不知味寝难安了。面对案头上那永远翻不完的书、答不完的题,许多同学笑着说:“真是‘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书本,立地成佛’。”然而,这只不过是戏语,放下书本怎成得了佛呢?没有今天的苦,哪有往后的甜。十年磨一剑,为的就是这最后的一试锋芒。对理想的执著,对追求的孜孜不倦,支撑着我们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条同龄人中最为艰辛的道路上。如今,我们如愿以偿,经过一番艰难的拼搏,我们已经无愧于自己了。

一下汽车,还没弄明白东西南北,就听到了一阵响亮的掌声,随着掌声望去,只见宿舍楼的阳台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那是“老生们”,他们在欢迎我们这些新来者,一张张脸上荡漾着友好真切的笑容。再看校园里,到处都是迎风招展的写着欢迎新生的巨幅标语,到处都有一个个共青团服务队,队员们或接受咨询,或帮运行李。霎那间,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说不清是温暖还是自豪,毕竟,当我初踏这陌生的校门时,迎接我的是这样一种朴素的赤诚!这充满了人情味的一切给了我一种

鼓励。大学校园仍然一如我梦想中的美好，大学学生也一如我期待中的亲切，经历一场动乱后的校园，焕发出的是蓬勃向上的朝气。环顾四周，都是同样的一心求学的莘莘学子，我们素昧平生，风尘仆仆地来自五湖四海，慕名而聚集到这里，找寻编织在梦幻中的象牙塔，年轻的心中，充满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更有报效祖国的鸿鹄之志。不消几年，当我们学成走上社会，国家的建设和振兴就要靠我们，我们，将是民族的灵魂，将是社会的擎天一柱。

来到了收费注册处，呀！人可真多。好不容易，我的头才钻进了人堆，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小心翼翼地口袋里取出了包得好好的一叠钞票。攥着这几百元钱，仿佛，我又听到了妈妈那令我心颤的话语和亲友们殷殷的祝福。

我曾羡慕邻家的少年，早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领工资，拿奖金。儿时的我不正是想快快独立，报答妈妈，减轻家里的负担？可妈妈呢，她却对我说：“我不求你去赚钱，只希望你读上去，读到大学生，研究生！哪怕是顿顿吃咸菜，哪怕是变卖家具，也要供你上学。”哦，这就是我的妈妈。从我们这一届起，要缴学费了，加上其他，费用不在少数，而对我们家来说，一下子拿出几百元钱并不是件容易事儿，尽管妈妈平时省吃俭用。亲友们听说了，不约而同地伸出了慷慨之手。从上海的舅公、舅婆，直到乡下的表哥表姐，都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谁说知识贬值，谁说读书无用，在这些普通人的心中，知识依然是神圣而崇高的。在我的手中，这沉甸甸的，哪里只是一份份的钱，而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今天，我能走入大学的校门，离得开你们——我的妈妈，我的亲人们吗？

注完了册，我走进了宿舍大门。妈妈开始帮我铺床整被，我

想自己动手,可妈妈不让,在妈妈的眼里,我永远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要开始自己生活了,妈妈便开始不放心起来,千叮万嘱,不放心我的衣食,不放心我的身体,不放心我的学习……太多的不放心,却包容了太多的母爱。

妈妈回家了,目送她在夕阳下远去的身影,我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妈妈,您的女儿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永远不会。”

回过头来,这时我才发现,偌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我竟是第一个来报到的。别的同学还没来,只有我孤身一人,但我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我处在这虽然陌生但却洋溢着热情的新环境,陪伴我的,是一双双晶莹的眸子和一颗颗纯净的心。我知道,以后的四年不会轻松,我要学会自己生活,自己管理,但我不会退缩,尽管面临的是不可知的一切。在我的身后,有坚强的力量支持着我,这力量来自妈妈,来自亲人,来自广阔的社会。大学生活不会只有鲜花和阳光,更多的是正待攀逾的山峰。当我选择的时候,我不曾犹豫,当我实现的时候,我又岂能退缩。期待着,在奔驰的岁月里,留下我曾经奋斗的足迹。

血色的残阳勾勒出了黄昏时最壮丽的一瞬,降下了一天的帷幕,却替我翻开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将我带入年轻时代最美妙的时光……

作者简介: 赵彦,女,1971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一年级学生。

家住龙华

余秋雨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不会不会，它不至于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

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呵欠，用浓茶和纸烟来呐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五七干校、军垦农场拚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钟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睬病魔和死神正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刹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逼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冲撞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

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悠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五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一百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而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可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